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
第一二一回 盧員外陷空島交手 展小霞五義廳施威

且說焦虎報信，陷空島丟失。皆因白菊花在南陽府，與張鼎臣、紀小泉同奔姚家寨，半路，紀小泉一人私自單走，這二人也沒找他，就奔了姚家寨。這天正是姚武的生日，大家與姚武拜壽，白菊花同著張鼎臣與群賊見禮，然後到裡面。見他姐姐，復至外面落座。姚家弟兄打聽他的事故。白菊花就把他怎麼被人家追的望影而逃的話一一訴說了一遍，又提徐良是怎樣的利害。姚武說：「不妨，他們要是陷空島人氏，我們正好報仇。」白菊花問：「怎樣報法？」姚武說：「我們家中有一個從人，是陷空島的，他說那裡地方寬闊，裡面盡多積糧，十年吃不完，趁此時節，那裡無人，正好前去搶島。」白菊花問：「此人是誰？」姚武說：「此人姓韓叫路忠，皆因與陷空島有仇，如今在我家。他給出了一個主意，叫我們搶陷空島，勝似姚家寨。」白菊花說：「把這人叫來，我問問實與不實。」不多一時，韓路忠到，白菊花一見，生的是瘦小枯乾，青白面皮，兔頭蛇眼，鼠耳鷹腮。白菊花一問，他就將怎麼寬闊，裡面積糧，足有十年食用，三面是水，一面是山，裡面各處都是埋伏，縱有萬馬千軍，不能攻破此山，如此這般說了一遍。白菊花一聽此言，說：「這可是活該！」過完了生日，就打點包袱行囊，預備馱轎車輛馬匹，紮控包裹。粗重物件一概不要。正要起身，忽見報將進來，說：「晏舅爺，外面有人找。」白菊花出去一看，是火面判官周龍、玉面判官周凱、張大連、皮虎、黃榮江、黃榮海、赫連齊、王剛、柳飛熊、陳正、秦業、常二怔、胡仁、房書安等人。白菊花見群賊，大家行禮。往裡一讓，見了黑面判官姚文，花面判官姚武，有認得的，有不認得的，眾人相見，姚文說：「眾位弟兄，從何處而至？」周龍就把上南陽府打播，遇見徐良，力劈王興沮，拿住東方亮，打死東方清，細述了一遍。姚文說：「你們來的正好，這徐良莫不是陷空島徐慶之子麼？」周龍說：「正是。」姚文就把要搶陷空島的話，告訴大眾一遍。眾人一聽，齊都歡喜，願意前去助一臂之力，齊說：「大哥要把這事辦好，可算給咱們綠林報過仇來了。」姚文說：「這仇是准報了。事不宜遲，咱們這時候就起身。」按人數把馬匹全都備好，活該陷空島有此大難。一個個乘跨坐騎，把大門倒鎖。一路之上，曉行夜宿。這日正到松江府，找了一個客店住下。到掌燈的光景，韓路忠先去探信，過了虯龍橋看了看，那邊有三隻船，上面俱都點定燈火。韓路忠暗暗歡喜，轉身回來，直奔店中。韓路忠說：「這才是極巧的機會，我到虯龍橋，往常有四五十隻船那裡靠著，今天那裡停著三隻船，咱們先去將這船搶過來，大家上船，再奔陷空島，那就省事了。」眾人一聽，皆大歡喜，說：「可有一件，咱們這車輛馬匹還能上船麼？」韓路忠說：「那車輛馬匹就一概不要了。」飯錢店錢俱已給清楚，復又上了車輛，直奔虯龍橋而來。仍是那三隻船，先告訴女眷們不可下車，白菊花、火面判官周龍、周凱，三個人把刀亮出來，一縱身，噌噌往船上一躍。可巧船後邊有個拉尿的，那人正在那裡走動，忽見影影綽綽，來了一伙人，躡上船來，嚇的他嗷嗷跌入水中去了。船上男女一齊問道：「是什麼人上船？」連問數次，這裡並不答言，直奔船艙外面站定，出來一人殺一個，出來二人殺一雙，轉眼之間，叱咤嘩嘩一陣亂殺，嗷嗷嗷嗷全都扔下河去。可憐那老叟孩童，中年漢少婦長女，盡都結果了性命。叫韓路忠把女眷全都接下船來。車內的東西全都搬在船上，車輛馬匹任其自去。然後大家上船，直奔陷空島。不多一時至島上，叫韓路忠帶路，叫婦女們等著，大眾一齊過去。過了通天玉孔，韓路忠告訴眾人，不可錯走，找玉孔的白點而行，至盧家莊，到盧方門首，有韓路忠帶領眾人直奔五義廳。打更的看見，一問是誰，這裡就亮刀殺人。這一殺更夫，可就亂了，那鑼鑼的一陣亂響，又亂殺那些更夫，那些更夫又一亂跳亂躡，猶如驚天動地一般，暫且不表。且說盧方辭官不做，在家中納福，先是在紫竹院與老夫人一處安歇，如今有了兒婦，有些不便，搬在五義廳安歇。這日夜得一夢，夢見白五老爺由外面進來，告訴此外不可居住。問他因為何故？白玉堂說：「你急速搬出此地，如若不搬，有大禍臨身。」又問：「是件什麼事情？」白玉堂說：「你來看。」忽然間見那座五義廳倒塌下來。盧方驚醒，乃是南柯一夢，嚇了一身冷汗。這日吃完晚飯，到安人屋中告訴這段情由，行至院中，一聲咳嗽。婆子說：「員外到。」安人吩咐請。盧方進屋落座，安人問：「老爺，可曾用過飯了？」盧方說：「飯倒是吃過，昨日晚間，夜得一夢，大大不祥。」安人問：「所得何夢，這等驚慌？」盧方把夢中言語細說了一回。安人說：「夢是心頭想，你是思念五弟。方有此夢。」盧方說：「不然，五弟死後，他誰也沒給托夢，他與我托過一夢，已經應驗，他叫我早離陷空島，方免大禍臨身。」安人說：「如今又不做官，有什麼大禍呢？」盧方說：「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。再說我這幾日，肉跳心驚，不知為了何事？」正在說話之間，忽聽外面鑼聲亂響，說聲：「不好，你可曾聽見？」安人說：「必是哪裡失火。」盧方說：「這不是失火的聲音，這是四面八方一齊響亮，怎麼是失火呢？」夫人一聽，果然不錯。叫婆子出去看看。婆子一出來，碰見焦虎問：「員外現在哪裡？」婆子說：「現在屋中，有什麼事情？」焦虎說：「沒有工夫告訴你哪。」急跑至屋中，見了員外，說：「大事不好了！不知哪裡來了那些群賊，把五義廳占了。」盧方一聞此言，嚇了個膽裂魂飛，幸而好盧方衣服靴子兵刃全在紫竹院安放著呢，立刻叫安人開箱子拿靴子。安人先就嚇的魂不附體，如何走得來，倒是婆子把箱子打開，拿出靴子來。盧方先把長大衣脫下，用抄包將腰扎住，脫去厚底雲履鞋，穿上靴子，由牆壁上把刀摘下來，抽出鞘外。止不住眼淚往下直流，說：「我這一輩子打算用不著你了，到如今想不到還得用你。」焦虎在前，盧方在後，一回頭告訴婆子，請少奶奶預備兵器，與賊人交手。婆子答應，往後面就跑。盧方問：「賊從什麼地方進來的？」焦虎說：「由前邊來的。」盧方又問：「他們怎麼進得通天玉孔？」焦虎說：「不知，大概總有我們陷空島裡頭的奸細。要是沒有裡面之人，萬也到不了五義廳。」由月棧門往五義廳前一跑，就見裡面有男有女，把更夫殺得可憐。只有一件好，群賊不往別處去，卻是韓路忠說的。離五義廳兩箭多遠，東西南北就不曉得有什麼埋伏了。故此群寇誰也不敢離了五義廳這個地方。此時盧方一到，說：「你這一伙強賊，該死的奴才，從何處而來？」盧方剛往上一躍，迎面就是黑面判官姚文，手中一條鐵棍，盧方剛一擺刀，從背後躡出一人，說：「老員外且慢動手，待我拿他。」盧方一看，是焦得良，乃是焦虎的大兒子。二兒子叫焦得善。焦得良手提一桿花槍，往上就紮，被姚文單手用棍往外一磕，噹啷一聲，一翻身叭噠一棍，焦得良閃躲不及，死於非命。這焦姓原是盧方家的義僕，全是受盧姓之厚恩，如今出了這樣之事，焦得良一死，焦得善就要上去，破口大罵，說：「好賊人，你們是哪裡來的？」盧方把他一把揪住，因他是個小孩子，如何能與賊人對手。盧方往上一躍，擺刀就刺。姚文也打算單手棍一掄，磕飛這口利刀，焉能得夠。盧方把刀一抽，姚方一反手要砸盧爺。盧方一低頭，跟進去用刀就刺，姚文用棍一擦，「當」的一聲，震的盧方虎口生疼。老英雄將心一橫，把死扔於肚皮之外，這口刀上下翻飛。眾賊一見，怕姚文不是他的對手，姚武、周龍、周凱、張大連、白菊花等諸人一齊上去，把盧方圍住。盧方並不懼怕，也不力乏，東擋西遮，觀前顧後，一個人與大家交手。也虧得焦虎與得善父子兩個，在盧方一左一右保住了，盧方這才未曾受傷，累的汗流浹背，喘吁不止。暗鬧心中忖度：怎麼少奶奶還不出來？皆因少奶奶她在後院，忽聽一陣鑼鳴，叫婆子出去打聽，不多一時，有前邊婆子慌慌張張進來說：「少奶奶大事不好了！五義廳被賊人占了，員外爺出去與賊人交手，吩咐也教少奶奶前去助戰。」小霞一聞此言，帶領四個丫頭：金花、銀花、銅花、鐵花，俱都換了利落衣襟，短打扮，各帶袖箭，這些人無事之時全跟著少奶奶學會的袖箭，有打得准的，也有打得不准的。找了一個胖大的婆子，把安人背起來。這婆子也拿了一口單刀，眾人從裡面往外一闖，來至五義廳前，叭叭叭一陣袖箭，打的群賊頭昏腦昏，自來就閃開一條道路。焦虎拉著盧方往外就跑。到了通天玉孔，盧方一回頭，見群賊又把少奶奶圍住，盧方一急，一張口哇的一聲把一腔熱血全都倒將出來，眼前一陣發黑，往前一栽，被焦家父子一攙，盧方就覺渺渺茫茫，二目往上一翻，渾身冰冷。要問盧方生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